

廿载繁华梦

· 经典书香 ·
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丛书

[清]黄小配 著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或描写情爱婚姻，或叙讲家庭纠纷，或描摹社会生活，
或揭露现实疲敝，或讽刺官场腐败

团结出版社

廿
載
繁
華
夢



[清]黄小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廿载繁华梦 / (清) 黄小配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26 - 4401 - 4

I. ①廿… II. ①黄…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906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 tjpress. com](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 163. com](mailto: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 * 217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4401 - 4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廿载繁华梦》又名《粤东繁华梦》，全书共四十回。故事取材于现实中发生过的真人真事，讲述广东海关库书周庸祐二十年间从发迹的豪奢生活到败落仓皇逃窜，繁华恍如春梦一场。

在艺术描写上，《廿载繁华梦》不像一般同系小说那样掇拾官场话柄以联缀成篇，而是抓住周庸祐廿载繁华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历叙其如何发迹，如何骄奢淫佚，如何谋取高官，如何被参抄家、流落异国，从而使作品成为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在晚清小说众多的人物画廊中平添了一个恶棍形象，同时详尽的描绘了清王朝末期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清廷无道、官吏贪庸的黑暗。作者黄世仲（1872—1912），别名黄小配，番禺大桥乡（今属广州芳村区）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最有成就的小说家。黄世仲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大量的革命实际工作，是著名的报人。曾在《天南新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香港少年报》等十多种革命报刊担任主编或参加编辑工作。辛亥革命后，黄世仲被推举为广东民团局长，后因与都督陈炯明不和，被其以“侵吞军饷”的罪名杀害，终年仅40岁。

由清代到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较为动荡、混乱而又自由的时期，整个社会处在转型期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探索各种救国救

民的道路，黄世仲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文学家。利用手中的这支笔大书特写，将自己的政治意见巧妙地安排到文学作品中，加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大力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和革命情怀。

在黄世仲短暂的一生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戏曲、散文、小说和文艺理论作品。在其整个文学事业中，小说的创作成就最为辉煌，光是中篇小说就有《洪秀全演义》、《镜中影》、《廿载繁华梦》、《党人碑》、《宦海升沉录》、《五日风声》和《吴三桂演义》等二十余种。他的小说著作，无论取材于现实生活，还是取材于历史故事，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革命思想和民主革命激情，体现了一个共和主义者希冀祖国走向文明、繁荣的热望。他的多部以近事为题材的小说，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动荡时期的社会、政治巨变，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斗争历史的宏伟画卷。

本次出版，对原书中的一些错漏、笔误和疑难之处，分别做了校勘、修正和注释，以便于读者阅读。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望专家、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6 年 5 月



序 一

沧桑大陆，依稀留劫外之棋；混沌众生，仿佛入邯郸之道。香迷蝴蝶，痴梦难醒；悟到木犀，灵魂已散。看几许英雄儿女，滚滚风尘；都付与衰草夕阳，茫茫今古。此金圣叹所谓“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乐梦事，众生梦魂”者也。然沉醉仙乡，陈希夷^①千年睡足；迷离枯冢，丁令威^②今日归来。人间为短命之花，桃开千岁；天上是长生之树，昙现刹那。从未有衣冠王谢，转瞬都非；宫阙邮亭，当场即幻。就令平波往复，天道自有循环；无如世路崎岖，人心日形叵测。虽水莲泡影，达观久付虚空；然飞絮沾濡，诚者能无感喟？此《廿载繁华梦》之所由作也。黄君小配，挟子胥吹箫之技，具太冲作赋之才。每拔剑以唾壶，因人抱忿；或废书面陨涕，为古担忧。自昔墨客词人，慷慨每征于歌咏；忧时志士，感愤即寄于文章。况往事未陈，情焉能已？伊人宛在，未如之何。对三秋萧瑟之悲，纪廿载繁华之梦。盖以宋艳班香，赏雅而弗能赏俗；南华东野，信耳而未必信心。于是拾一代之蜗闻，作千秋之龟鉴。或写庸夫俗子，弹指而佩玉带金鱼；

① 陈希夷——陈希夷（872—989年），名抟，字国南，自号扶摇子，安徽亳州人，宋初著名道家隐士，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等。

② 丁令威——道教崇奉的古代仙人，《逍遥墟经》中记载，他为辽东人，学道于灵墟山，成仙后化为仙鹤。

或叙约素横波，转眼而做囚奴灶婢。长乐院之珠帘画栋，回首何堪？未央宫之绿鬓朱颜，伤心莫问。乌衣旧巷，燕去堂空；白鹭荒洲，鱼潜水静。今日重经故垒，能不感慨系之乎？更有根骈兰艾，薰莸之气味虽殊；谊属葭莩，瓜蔓之灾殃亦到。休计冤衔于圉马，已连祸及乎池鱼。可怜宦海风潮，鲸鲵未息；试看官场攫噬，鹰虎弗如。嗟乎嗟乎！二十年幻梦，如此收场；万里故乡，罔知所适。若论祸福，塞翁之马难知；语到死生，庄子之龟未卜。叹浮生其若梦，为欢几何？抚结局以如斯，前尘已矣。二十载繁华往事，付与茶余酒后之谈；数千言锦绣文章，都是水月镜花之影。丁未重阳后十日华亭过客学吕谨序。



序 二

吾粤溯殷富者，道咸间，曰卢，曰潘，曰叶。其豪奢煊赫勿具论，但论潘氏有《海山仙馆丛书》，及所摹刻古帖，识者宝之。叶氏《风满楼帖》，亦为士林所珍贵。卢氏于搜罗文献，寂无所闻，顾尝刻《鉴史提纲》，便于初学。文锦亲为作序，则卢氏殆亦知尊儒重学者。虽皆不免于猎名乎，其文采风流，亦足尚矣。越近时有所谓南海周氏者，以海关库书起其家。初寓粤城东横街，门户乍恢宏，意气骄侈。而周实不通翰墨，通人亦不乐与之相接近。彼所居固去万寿宫弗远也，周以此意示某，嘱为撰门联。某乃愚弄之，其词曰：“宫阙近螭头。”是以周之室比诸王宫也。且句法实不可解，而周遂烂然雕刻，悬诸门首。越数日，某友晓之曰：“此联岂惟欠通，且欲控君僭拟宫阙，而勒索多金也。”周乃怵然惧，命家人立斫^①之以薪，然人多寓目矣。以周比潘、卢、叶，则潘、卢、叶近文，而周鄙野也。东横街家屋被燬后，迁寓西关宝华正中约。该屋本郭氏物，而顺德黎氏拆数屋以成一大屋。黎以宦闽也，售诸周氏，周又稍扩充之。虽阔八间过，然平板无曲折，入其门，一览可尽。且深不逾十二丈，以视潘、卢、叶，又何如也？河南安海，所谓伍榜三大屋者，即卢氏故址。近年来虽拆为通衢，顾改建二三间过之屋，弥望皆是，则

① 斫（zhuó）——用刀斧砍。

其地之恢广殆可知。潘氏除宅子不计，海山仙馆宽逾数亩，老圃犹能道及。叶氏宅与祠连，有叶家祠之称。第十甫而外，自十六甫以至旋源桥下，皆叶氏故址也。是以房屋一端而论，又潘、卢、叶广而周隘矣。呜呼！周之繁华，岂吾粤之巨擘哉？但以官论，则周差胜。盖潘得简运司，以为殊荣；而卢、叶则不过部郎而已，未若周之由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也。虽然，其为南柯一梦，则彼此皆同。潘以欠饷被查抄，卢、叶亦日就零落，甚至弃其木主于社坛，放而不祀。迄今故老道其遗事，有不歔歔感喟，叹人生若梦，为欢几何者乎？彼周氏者，旋放钦差大臣，旋被参籍没。引富人覆没之历史，又有不以潘、卢、叶为比例者乎？顾潘、卢所享，约计各有五十年，潘、卢则及身而败，与周相同；叶则及其子孙，繁华乃消歇，与周小异。而计享用之久暂，则周甚暂，而潘、卢、叶差久，盖彰然明矣。此所以适成其为二十载繁华梦，而作书者于以有词也。曩^①有伍氏者，亦以富称，然持以与周较，则文采宫室，皆视周为胜，享用亦稍久。至今衰零者虽过半，而园囿尚有存者。唯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衔，逊于周之京卿。顾今尚可以此傲庸人也，则胜于周之参革矣。嗟夫！地球一梦境耳，人类傀儡耳，何有于中国？何有于中国广东之潘、卢、伍、叶及周氏？然梦中说梦，亦人所乐闻，其有于酒后，或做英雄梦，或做儿女梦，或做人间必无是事之梦，而梦境才醒之际，执此卷向昏灯读之，当有悲喜交集，而歌哭无端者。光绪丁未中秋节曼殊庵主叙。

诗曰：

世途多幻境，因果话前缘。别梦三千里，繁华二十年。人间原地狱，沧海又桑田。最怜罗绮地，回首已荒烟！

① 曩（nǎng）——以往，从前，过去的。



目 录

- 第 一 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001
- 第 二 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谏豪商 010
- 第 三 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018
- 第 四 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吏 027
- 第 五 回 三水馆权做会阳台 十二绅同结谈瀛社 035
- 第 六 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043
- 第 七 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053
- 第 八 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妾 挡子班王春桂从良 062
- 第 九 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071
- 第 十 回 闹谷埠李宗孔争钗 走香江周栋臣惧祸 079
- 第 十 一 回 筑剧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088
- 第 十 二 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冶丫环调情闹花径 096
- 第 十 三 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104
- 第 十 四 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112
- 第 十 五 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121
- 第 十 六 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129
- 第 十 七 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137
- 第 十 八 回 潜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145

第 十 九 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151
第 二 十 回	定窃案控仆入监牢	谒祖祠分金修屋舍	161
第二十一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烟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169
第二十二回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176
第二十三回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金楼余老五争娼	183
第二十四回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庆恩闹幼男领乡荐	191
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娼院遇丫环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199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榷使吞金殉宦海	207
第二十七回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215
第二十八回	诬奸情狡妾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223
第二十九回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231
第 三 十 回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238
第三十一回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闺成大礼	246
第三十二回	挟前仇余子谷索资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253
第三十三回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 侍妾	261
第三十四回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269
第三十五回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劾钦差	278
第三十六回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人监牢	286
第三十七回	奉督谕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294
第三十八回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302
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310
第 四 十 回	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318)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喂！近来的世界，可不是富贵的世界吗？你来看那富贵的人家，住不尽的高堂大厦，爱不尽的美妾娇妻，享不尽的膏粱文绣^①，快乐的笙歌达旦，趋附的车马盈门。自世俗眼儿里看来，倒是一宗快事。只俗语说得好，道是：“富无三代享。”这个是怎么缘故呢？自古道：“世族之家，鲜克由礼。”那纨绔子弟，骄奢淫逸，享得几时？甚致欺瞒盗骗，暴发家财，尽有个悖出^②的时候。不转眼间，华屋山丘，势败运衰，便如山倒，回头一梦。百年来闻的见的，却是不少了。

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做庸佑，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何代？说书的人倒忘却了。犹记得这人本贯是浙江人氏，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唯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常说道：“富贵利达，是人生紧要的去处，怎可不竭力经营？”以故他数十年来，都从这里造工夫的。他当祖父在时，本有些家当，到广东贸易多年，就寄籍南海那一县。奈自从父母没

① 膏粱文绣——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

② 悖（bèi）出——把钱胡乱花掉。

后，正是一朝权在手，财产由他挥霍，因此上不多时，就把家财弄得八九了。还亏他父兄在时，交游的还自不少，多半又是富贵中人，都有些照应。就中一人唤做傅成，排行第二，与那姓周的，本有个甥舅的情分，向在广东关部衙门里，当一个职分^①，唤做库书^②。论起这个库书的名色，本来不甚光荣，唯是得任这个席位，年中进项，却很过得去。因海关从前是一个著名的优缺，年中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所以库书就凭这一件事经手，串抬金价，随手开销。或暗移公款，发放收利。其余种种瞒漏，哪有不自饱私囊的道理？故傅成就从这里起家，年积一年，差不多已有数十万的家当。那一日，猛听得姐夫没了，单留下外甥周庸祐，赌荡花销，终没有个了期。看着他的父亲面上，倒是周旋他一二，才不愧一场姻戚的情分。况且库书里横竖要用人的，倒不如栽培自己亲朋较好。想罢，便修书一封，着周庸祐到省来，可寻一个席位。

这时，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书，暗忖在家里料然没什么好处，今有舅父这一条路，好歹借一帆风，再见个花天锦地的世界，也未可定。便拿定了主意，把家产变些银子傍身，草草打叠些细软，往日欠过亲友长短的，都不敢声张，只暗地里起程。一路上登山涉水，望省城进发。还喜他的村乡唤做大坑，离城不远。不消一日，早到了羊城^③。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

① 职分——职物。

② 库书——旧时官府仓库中掌管造册登记等事的吏员。

③ 羊城——广州的别称。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周庸祐便离舟登岸，雇了一名挑夫，肩着行李，由新基码头转过南关，直望傅成的府上来。到时，只见一间大宅子，横过三面，头门外大书“傅寓”两个字。周庸祐便向守门的通个姓名，称是大坑村来的周某，敢烦通传去。那守门的听罢，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料他携行李到来，不是东主的亲朋，定是戚友。便上前答应着，一面着挑夫卸下行李，然后通传到里面。

当下傅成闻报，知道是外甥到了，忙即先到厅上坐定，随令守门的引他进来。周庸祐便随着先进头门，过了一度屏风，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傅成便让他坐下，寒暄过几句，又把他的家事与乡关风景，问了一会，周庸祐都糊混答过了。傅成随带他进后堂里，和他的姪娘^①及中表兄弟姐妹一一相见已毕，然后安置他到书房里面。看他行李不甚齐备，又带他添置多少衣物。一连两天，都是张筵把盏，姻谊相逢，好不热闹。

过了数天，傅成便带他到关部衙里，把自己经手的事件，一一交托过他，当他是管家一样。自己却在外面照应，就把一个席丰履厚^②的库书，竟交他一人做起来了。只是关部的库书里，所有办事的人员，都见周庸祐是居停^③的亲眷，哪个不来巴结巴结？这时只识得一个周庸祐，哪里还知得有个傅成？那周庸祐偏

① 姪(jìn)娘——舅母。

② 席丰履厚——生活舒适，家庭阔绰豪华。

③ 居停——寄居之处的主人。

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时时加多一倍。

光阴似箭，不觉数年。自古道：“盛极必衰。”库书不过一个书吏，若不是靠着侵吞渔蚀^①，试问年中如许进项，从哪里得来？不提防来了一位姓张的总督，本是顺天直隶的人氏，由翰林院出身，为人却工于心计，筹款的手段，好生了得。早听得关部里百般舞弊，叵耐从前金价很平，关部入息甚丰，是以得任广东关部的，都是皇亲国戚，势力大得很，若要查究，毕竟无从下手。不如舍重就轻，因此立心要把一个库书查办起来。当下傅成听得这个风声，一惊非小！自念从前的蓄积，半供挥霍去了，所余的都置了产业，急切间变动却也不易。又见查办拿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计不如走为上计。便把名下的产业，都糊混写过别人，换了名字，好歹规避一时。间或欠人款项的，就拨些产业作抵，好清首尾。果然一二天之内，已打点得停停当当。其余家事，自然寻个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正待行时，猛然醒起：关部里一个库书，自委任周庸祐以来，每年的进项，不下二十万金，这一个邓氏铜山^②，倒要打点打点。虽有外甥在里面照应将来，但防人心不如其面。况且自己去后，一双眼儿看不到那里，这般天大的财路，好容易靠得住，这样是断不能托他的了。只左思右想，总没一个计儿想出来。

① 渔蚀——侵夺财物。

② 铜山——金钱；钱库。



那日挨到夜分^①，便着人邀周庸祐到府里商酌。周庸祐听得傅成相请，料然为着张总督要查办库书的事情了，肚子里暗忖道：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哪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想罢，便穿过衣履，离了关部衙门，直望傅成的宅子去。

这时，傅成的家眷，早已迁避它处，只留十数使唤的人在內。周庸祐是常常来往的，已不用通传，直进府门到密室那里，见着傅成，先自请了一个安，然后坐下。随说道：“愚甥正在关部库书里，听得舅父相招，不知有什么事情指示？”傅成见问，不觉叹一口气道：“甥儿，难道舅父今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么？”周庸祐道：“是了，想就是为着张大人要查办的事。只还有愚甥在这里，料然不妨。”傅成道：“正为这一件事，某断留不得在这里。只各事都发付^②停妥，单为这一个库书，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关系，虽有贤甥关照数目，只怕张大人怒责下来，怕只怕有些变动，究竟怎生发付才好？”周庸祐听罢，料傅成有把这个库书转卖的意思。暗忖张总督这番举动，不过是敲诈富户，帮助军糈^③。若是傅成去了，他碍着关部大臣的情面，恐有牵涉，料然不敢动弹。且自己到了数年，已积余数万家资，若把来转过别人，实在可惜。倘若是自己与他承受，一来难以开言，二来又没

① 夜分——夜半。

② 发付——打发，对付。

③ 军糈（xǔ）——军粮。

有许多资本。不如催他早离省城，哪怕一个库书不到我的手里？就是日后张督已去，他复回来，我这时所得的，料已不少。想罢，便故作说道：“此时若待发付，恐是不及了。实在说，愚甥今天到总督衙里打听事情，听得明天便要发差拿人的了，似此如何是好？”傅成听到这里，心里更自惊慌，随答道：“既是如此，也没得可说，某明早便要出城，搭轮船往香港去。此后库书的事务，就烦贤甥关照关照罢了。”说罢，周庸祐都一一领诺，仍复假意安慰了一会。是夜就不回关里去，糊混在这宅子里，陪傅成睡了一夜。一宿无话。

越早^①起来，还未梳洗，便催傅成起程，立令家人准备了一顶轿子，预把帘子垂下，随拥傅成到轿里。自己随后唤一顶轿子，跟着傅成，直送出城外而去。那汽船的办房，是傅成向来认得的，就托他找一间房子，匿在那里。再和周庸祐谈了一会儿，把一切事务，再复叮咛一番，然后洒泪而别。

慢表周庸祐回城里去。且说傅成到了船上，忽听得钟鸣八句，汽笛响动，不多时船已离岸，鼓浪扬轮，直望香港进发。将近夕阳西下，已是到了。这时香港已属英人管辖，两国所定的条约，凡捉人拿犯，却不似今日的容易，所以傅成到了这个所在，倒觉安心，便寻着亲朋好住些时，只念着一个库书，年中有许多进项，虽然是逃走出来，还不知何日才回得广东城里去，心上委放不下。况且自己随行的银子，却是不多，便立意将这个库书，要寻人承受

① 越早——很早。